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五十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志第四十

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

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

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為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

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别置折衝果毅自
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
燉煌公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
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
萬武徳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
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
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
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

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摇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旣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别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别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别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䭾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

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䂍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

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

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

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

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陜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戸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戸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

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
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
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
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
皆近營為堋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
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
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
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

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絶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

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

東道朔方經畧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横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内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静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

道威戎安寧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為等鎮三十八曰劒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

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

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

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名梁兵以誅宦官而刼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

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為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子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

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為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

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隷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

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工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

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陜時邊土陷虜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陜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陜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陜朝恩舉在陜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

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
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
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
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
策軍兵馬使大歴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
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
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
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為賞至有選舉

旅寓而挾厚貲多横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内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

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榦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

犬悉能為敵頗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輙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

報将失罪人請非晉田晉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内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

雖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為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竇文場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内

侍省事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
内侍兼内謁者監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
威軍使内侍兼内謁者監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
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
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
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
諸將務為詭辭請遥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内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

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廵因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薳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薳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為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

軍令孜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為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為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諲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

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

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
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
殿後兵三十人為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
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
筠帝恐為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
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為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
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
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刦天子幸鳳翔全

忠園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彦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為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

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

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

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黄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廏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廏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徳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

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閒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

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温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彊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

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廏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貲毛仲既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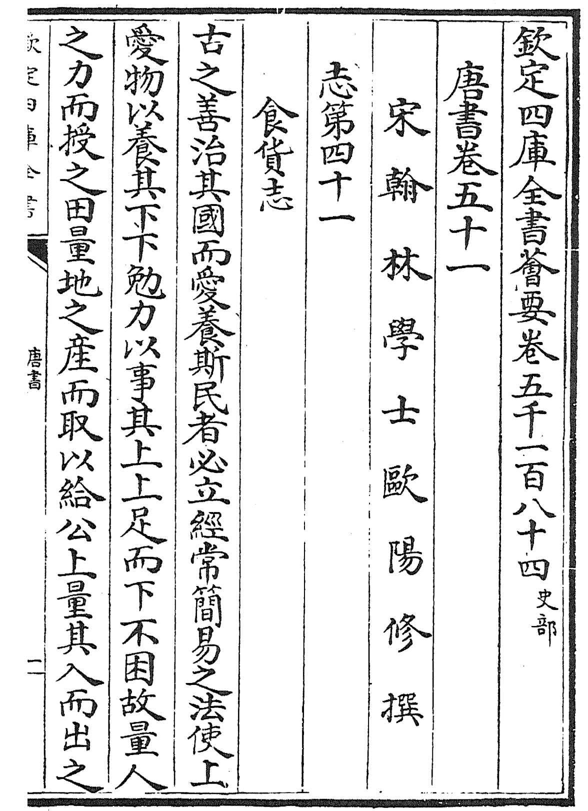
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欵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别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来唐馬最盛天子又鋭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

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内外閑廏都使兼知樓煩監隂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凉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

建中元年市關鞴馬三萬實內廏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廏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廏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眾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

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絶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唐書卷五十



唐書卷五十一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志第四十一

食貨志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

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三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

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蠧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

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戸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寛鄉三易者不倍

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

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内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勲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户内有課口者為課户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

陋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寛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閒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寛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為良人給復

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鋭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户法失勸導者以減户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

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冑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

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乂安太尉長孫无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

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蠲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憬為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

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為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

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為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為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涖定麤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

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明年又詔民三歲以下為黄十五以下為小二十以下為中又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為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

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

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緜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

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粄為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

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而彊寇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歷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又

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
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
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
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
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
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
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劒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
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戸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

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頗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

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唐書卷五十一

唐書卷五十一考證

食貨志一絹二匹綾絁二丈○舊書皆二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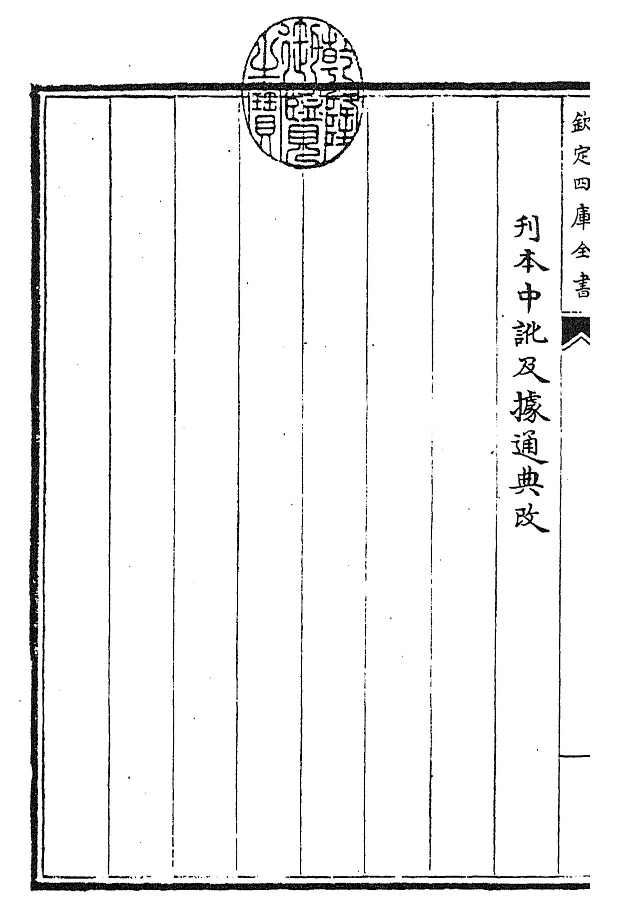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五十一考證

謹案卷五十第三頁後一行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考本書地理志所記天下之府止五百六十六與此不合應是地理志有遺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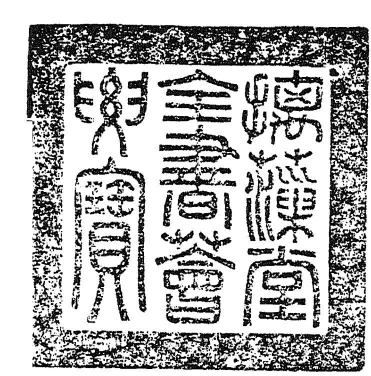
第七頁後六行横海北平云云案自横海至下保定軍止十五而下云十六必有訛脫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議者謂秦漢以來刋本脫者字據王應麟玉海引此志增

卷五十一第二頁後三行丁中男年十八以上者



刋本中訛及據通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沈東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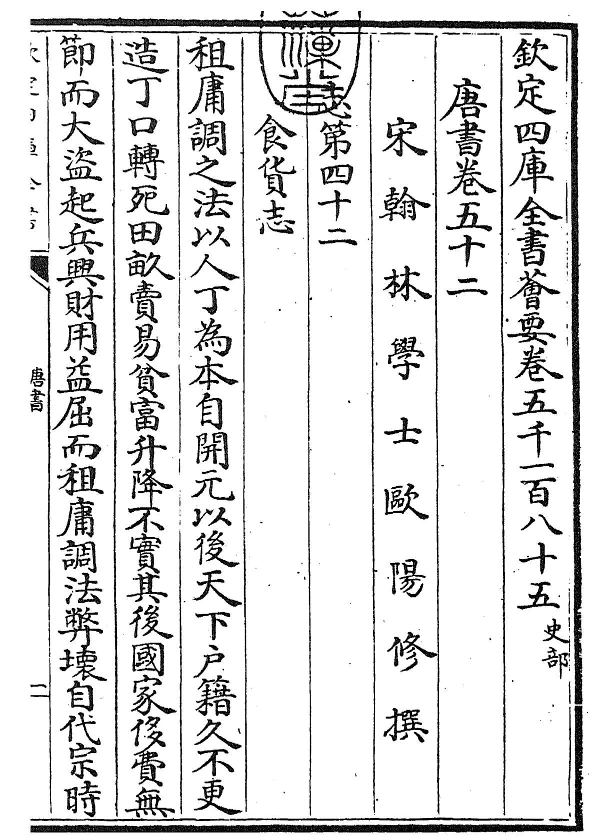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五十二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八十五 史部

唐書卷五十二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志第四十二

食貨志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侵賦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

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厯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

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戸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禎長安丞薛苹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

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楨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

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餧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

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而民益愁怨及涇源兵反大譟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户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

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歷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

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户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揺心天寶之季海内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

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産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産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衆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

者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傜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為姦毆之避役也今傜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

土地沃瘠物産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税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税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税効算緡之末法估資産為差以錢穀定税折

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
所無減價以貸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
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
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
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
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
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
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

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則又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畲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搥骨瀝髓苛

媚聚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處邀賞而税數加减處懼罪而税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歛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税有定傜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户部若人益阜實税額有餘據户均减十三為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税見户者殿亦如

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户之際視雜産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税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税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税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

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税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彊家為

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贄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其

利有六吏絶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

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禄稟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

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户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

者仰宫市以活奈何罷帝悦以為然京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宫市為姦真偽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頼宫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即位乃罷宫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税外榷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徳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

滸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貲藏皆入内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縁為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徳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没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餫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脩號能聚斂乃以為

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為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貨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

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因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抗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葢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

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戸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邉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唅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歳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歳入十五萬而已大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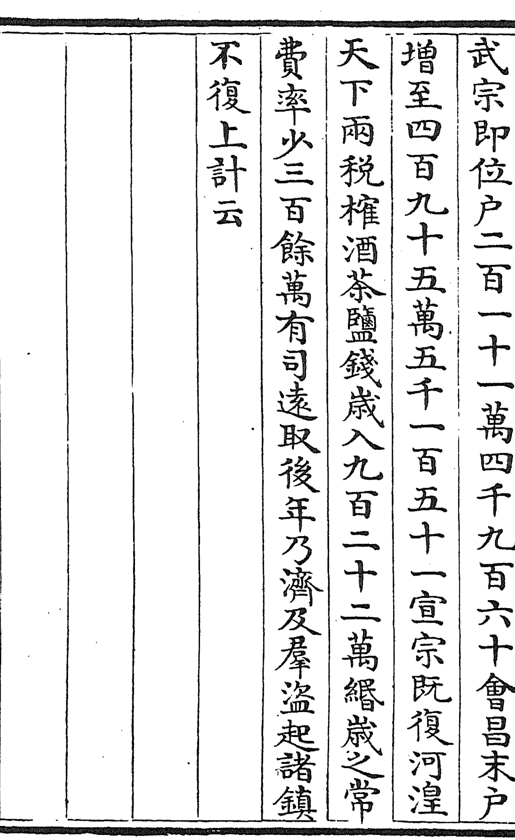
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鈆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寛於所求然後出内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邉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

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傜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為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

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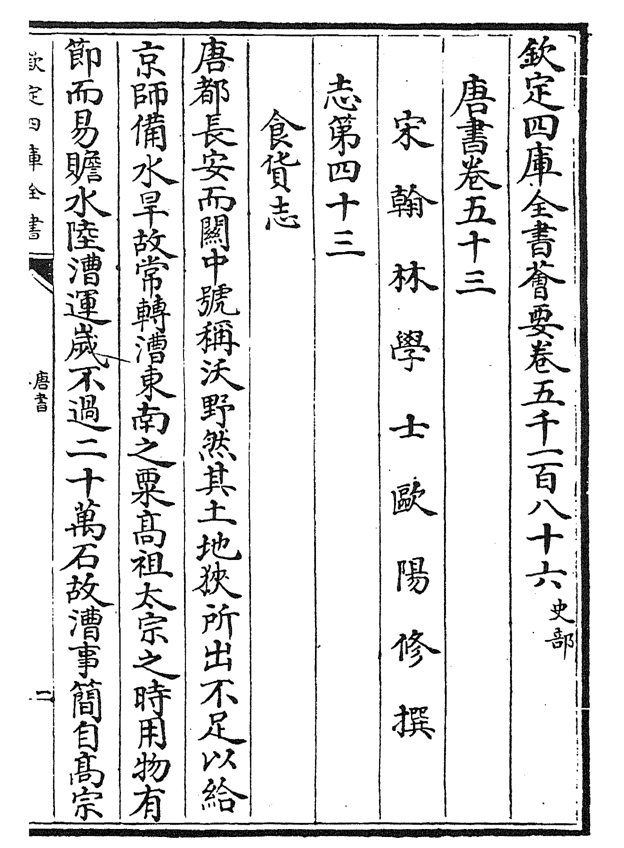
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
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
盡貧者以蓬子為麪槐葉為虀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
官田令孜為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黄
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梁兵所圍
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饑
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
九州户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

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戸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戸百四十四萬比天寶纔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戸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戸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戸以奉一兵至



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税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唐書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八十六 史部

唐書卷五十三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志第四十三

食貨志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

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罷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

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戸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陜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

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

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縻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

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絶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体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陜縣尉崔成甫更得体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闋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

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為交場兩遞濵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山東

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絶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户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陜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

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

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
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
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
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
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
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
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悦李
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

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絶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絶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頳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户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

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闕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頗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

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餫米淄青河中而李

納懐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户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陜號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

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輙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

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糶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剸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

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栁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闗中頼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税

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郡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户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

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

人助收隷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泝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

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

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

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禀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

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貞
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
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户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
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
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
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
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
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

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菑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糴當時府縣配户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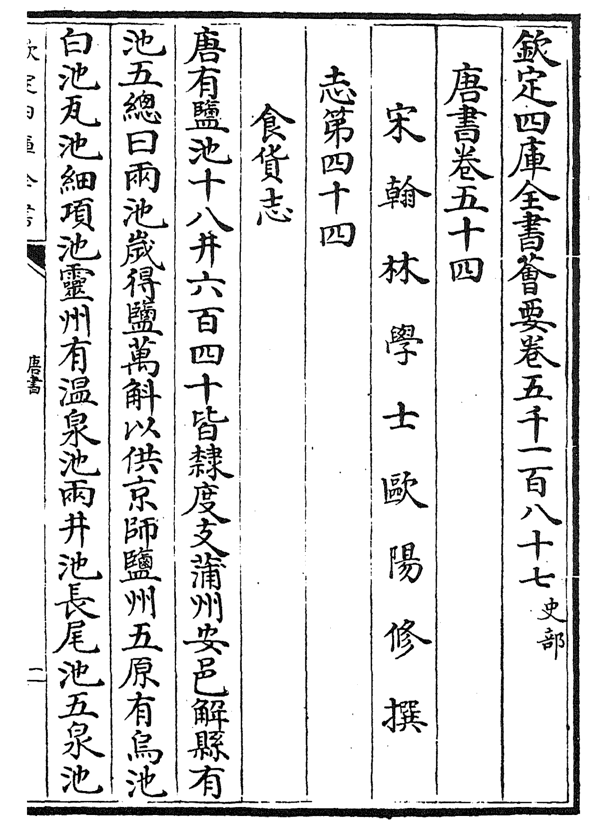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五十三

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食貨志三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

○三十舊書作四十

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唐書卷五十四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志第四十四

食貨志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温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

紅桃池回樂池弘静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劒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緜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劒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横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

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户免雜傜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户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

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

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宫闈服御軍饟百官禄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為汴東水陸運兩税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

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戸冒法私鬻不絶廵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逺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廵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増鹽價寖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甞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為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増雲安渙陽塗瀆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

大臣皆餌以厚貸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

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録録事叅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儈皆論坐盜刮鹻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

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乃叔屈服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鹻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正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使以壕

籮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鹻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吏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

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餫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

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傜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

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馬又拾遺李珏上疏諫曰

榷率起於養兵令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

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悰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

陜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陜州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税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

税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

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以鑄盜鑄者論死没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攺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蓄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

姦亦不息儀鳳中瀕江民多私鑄錢為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鑞過百斤者没官四年命東都糶米粟斗别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毁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踊貴乃罷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隣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郴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摸錢須臾

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絫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年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二銖四絫禁缺頓沙澀盪染白彊黑彊之錢首者官為市之銅一斤為錢八千二十二年宰

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
乃為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
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黄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
炅秘書監崔沔皆以為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税銅折役
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
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録事叅軍事劉秩
曰今之錢古之下弊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
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物重則錢輕

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鈆鐵則無利雜則錢惡令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況設陷穽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為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衆

也銅之為兵不如錢為詎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為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禕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為不可禕議亦格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

城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綫環之别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翦鐵而緡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

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鑪歳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鑞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歳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寳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

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窳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為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為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為京兆尹數月榜死

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碾磑鬻受得為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

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為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為自天寶至今户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為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十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均也田以高下肥瘠豐耗為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

一萬六千頃而錢亦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為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麤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歷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歲鑄錢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

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為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為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繒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

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廋索諸坊十人為保鹽鐵使李巽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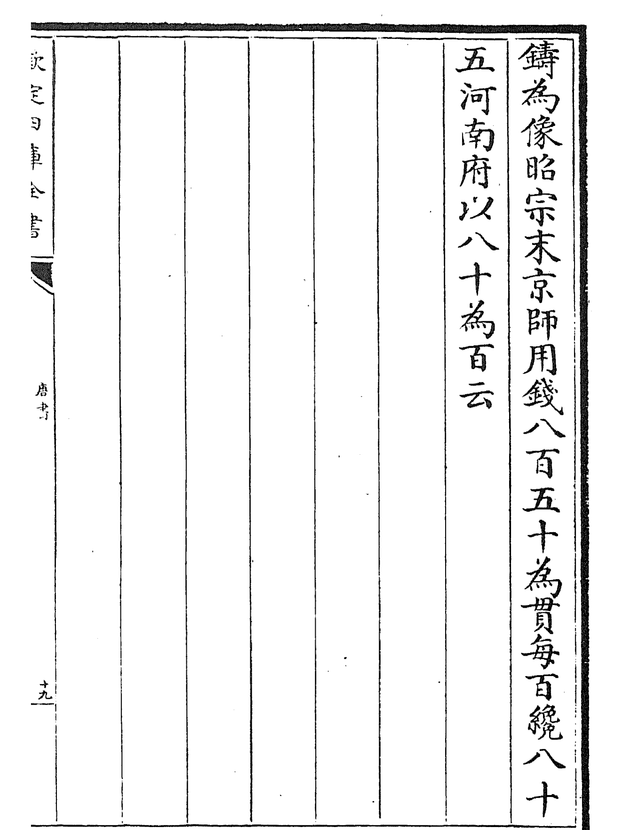
一兩者流㡳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
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
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
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
度使王鍔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
聽為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
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
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

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
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為
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
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
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
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
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
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

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譁集市人彊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涖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涖決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内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寶歷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

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鐶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為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疋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弊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

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為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彦請以銅像鍾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



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唐書卷五十四

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食貨志四每緡重十二斤○舊書作二十斤

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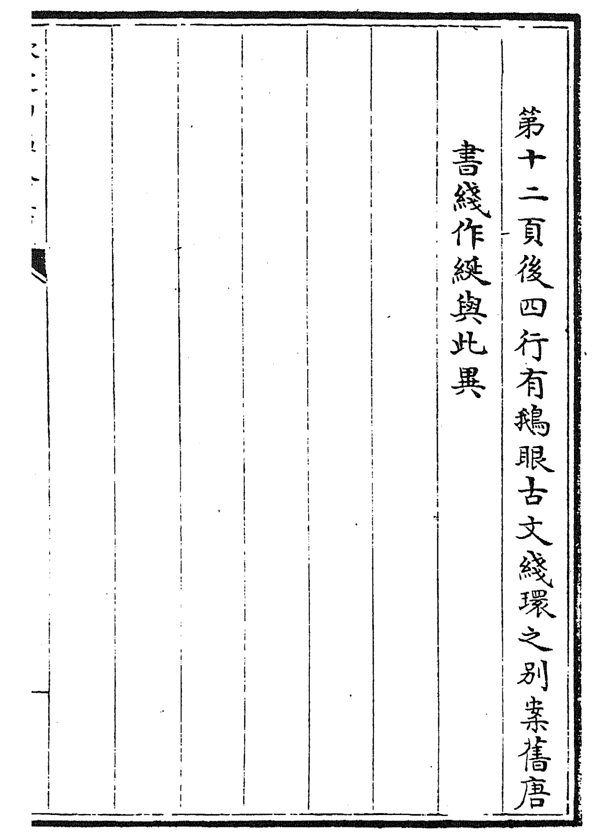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二第七頁前六行所析者不勝重稅則又亡刋本則又二字訛作而據文獻通考及

陸贄集改

卷五十三第七頁前五行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刋本史訛使令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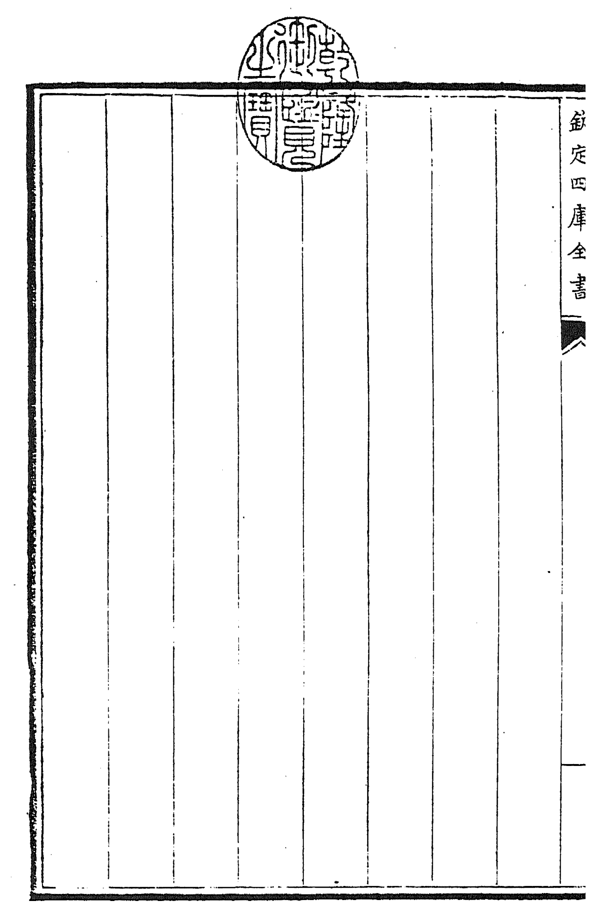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前四行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案上云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則合十五屯一千九百五十人歲墾田止得一千九百五十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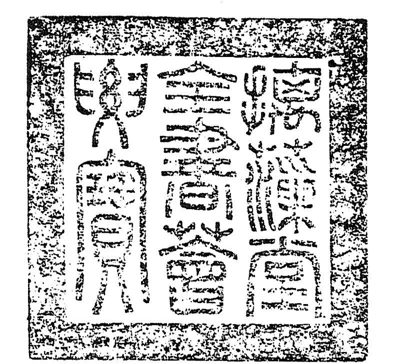
每頃歲收粟百餘石與下石二十萬石之數正
相符合此志及通考俱云三千八百餘里疑有
誤
卷五十四第三頁後七行增雲安漁陽塗澮三監
案字書無澮字本書地理志釋音作古瘄反似
從涂得聲則此字當作澮然字書亦無澮字檢
文獻通考引此文作塗潧此澮字應是潧字之
訛



第十二頁後四行有鵾眼古文綫環之別案舊唐

書綫作綖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朱文注